



【達魯瑪克】



【新香蘭】



【奇美】



圖 | Cobra 文 | 黃郁倫

關於新香蘭

以行政辭彙描述，香蘭村可分為舊香蘭社區和相對於南邊的新香蘭社區。然而以「社區」來界定空間範圍是有失公允的，以更正確的辭彙來說，這裡有兩個部落並存著，一個是阿美族的沙薩拉克（Sasaljak），另一則是排灣族的拉努蘭（Lalauran）——我們此行的目的地。

這樣的聚落面貌定型於日治時期，當時來自新竹、苗栗的客家人常與沙薩拉克的阿美族人發生土地糾紛，為避免爭端擴大，日本政府於 1930 年代將部份阿美族人遷到南方^①而形成新、舊香蘭之區隔。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為了統治方便，普遍將居於山區的排灣族遷移至平地，拉勞蘭也因此定居於新香蘭，形成兩族群混居的聚落面貌。

由於這樣的歷史脈絡，過去拉勞蘭隱身在沙薩拉克當中，排灣族人穿阿美族服飾、唱阿美族歌、跳阿美族舞。近年因拉勞蘭對文化的強烈使命感，不僅重新找回失落多年的文化，並成功透過傳統作物

——小米——的復育而活絡了土地與人力，更因此延續了傳統祭典。

猶人學校

獵人學校校長撒可努曾說：「平地學校的教育，沒有把我們教育的更愛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對自然土地的疏遠、對人事物追求的反常，我們不再有與土地連結和自然呼應的能力。傳統能力的盡失，文明取代任何一切，我們不再是能聽到聽懂土地與自然語言的人。如果要找回那流失的價值，我們必須透過教育去同化我們自己的孩子，我所謂的教育是來自於原本的、傳統的屬於我們自己的，而不是山底下的教育方式。」^②

在排灣族的解釋裡，獵人是能聽懂土地、雨和自然的人，沒有自私和利益並樂於分享。因此獵人真正的意義，不是在於狩獵，而是與土地的溝通。獵人學校是獵人文化傳統的傳承與教育，用部落的方式與思維去傳達屬於部落原本的價值。

①引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http://www.tipp.org.tw/formosan/tribe/tribe_detail3.aspx?id=20060720000037。

② 引自獵人學校，「獵人學校 Hunter School 」，
<http://tw.myhblog.yahoo.com/hunterskull/article?mid=4&l=f&fid=6>。



Lalauran-源自排灣的感動

圖／文 | 內湖高中 編輯社 李孟庭



「這世界要的，不是冷漠，而是熱情、三八、討厭、雞婆。」

山脈另一側，臺東，這塊臺灣最後的淨土，好山、好水，更有，好故事。Lalauran這一個熱情的部落，讓我看到、聽到、學到、感受到，原來，世界是如此的溫暖。

名字。意義

你的名字，對你而言是怎樣的存在？驕傲？光榮？抑或是丟臉，難以啟齒？在部落

裡，「名字」是他們最引以為傲的，我是原住民，我對家鄉有著自豪；我是排灣族人，我在Lalauran，我是誰誰誰。對Lalauran而言，名字，對他們而言是無比的神聖，因為唯有知道自己是誰，才能認同自己、認同家族。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令人驕傲的；當那一句句我是誰誰誰自聲線劃出，撼動的，是自身最深處的靈魂，因這一聲，喚醒不曾正視的自己。

自我。認同

在Lalauran部落，無論大人小孩，都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喜歡自己，喜歡排灣，喜歡腳下的每一塊土地；喜歡部落，為部落服務，毫無怨尤的，參與部落的活動。近年來原住民自我意識抬頭，部落裡的年輕人也積極的為自身傳統文化和資產保留四處奔走，但是林務局收走了祖先大部分的土地，本該是野生動物自由奔跑跳躍的天堂，現在成了一種植單一林相的國有地；山坡上綠油油的一片，開發成了橘子園和釋迦園；原本的小米田，正一點一滴，轉成高經濟作物的水稻。

環境變了，傳統的社會瓦解了，但部落的哥哥們仍堅持著共同的理想，部落裡最重要的青年會所就是靠著哥哥們的雙手築成的，從無到有，會所象徵Lalauran的屹立和對傳

統的保護。裡頭放置著勇士專屬的頭飾、配刀、裝備；特殊雕刻過的木椅，是權力的代表，唯有經歷過大風大浪，對部落有所貢獻的「哥哥」，才有資格擁有一個座位。Lalauran的哥哥們堅持不拿政府一毛錢，他們要的絕非表面上的同情、口號、補助，而是在真正的接觸後，了解他們要的是什麼。

熱情。真誠

在60億人當中，3600億分之一的緣分，我遇見了最真誠的一群朋友。初次來到部落，部落的哥哥們一個個忙進忙出，我們從未見面，卻在短短三天，感受到家人的溫暖。不多話，一個爽朗的微笑，一個真心的擁抱，熱情、自然，而我，停不下感動。



我在新香蘭

圖／文 | 岡山高中 校刊社 李垠儒



兩天的時間不算太長，但在彼此的生命中，都留下了最永恆、最與眾不同的回憶。

搭著車，崎嶇不平的山路，伴隨著幾片長得較營養的樹葉，不時攻擊著隊員們，再加上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下一秒會不會出現猛獸，還是遇到從沒遇過的危機，心中忐忑的我，不禁害怕起接下來的兩天，是否如同眼前所預料的，如此黑暗，如此令人難以想像……。

到了，目的地到了，一場震撼教育，隨著穿透力與爆發力，把我的心情重新洗牌，接下來的兩天，依舊充滿著許多未知數，但卻多了些許的熱血沸騰。

天亮了，一早的教會活動，讓我真的以為，我是新香蘭的一份子，教會裡優雅的旋律，伴隨著哥哥姐姐們的帶唱，他們用樂器

奏出自信，用歌聲表達喜悅，帶著尊敬又崇拜的心，把自己獻給了上帝；晚上，夜宿山林，自己生火，自己找材料，學著如何過一個沒水沒電的生活，大夥圍著營火，哥哥們用渾厚的歌聲，趕走了冷風吹拂的夜晚，一起跳舞、唱族歌，我完全投入在這個充滿熱情與活力的境界中，忘記自己兩天前還是一個都市小孩，在這個夜晚，笑聲劃過天際，沒有一分一秒是安靜著的，周圍的大家，臉



上也滿滿都是喜悅的笑容，或許帶點疲倦，卻依然掩蓋不了遠離都市繁忙生活中毫無壓力的輕鬆感，這種感覺讓我更深層的感受到，我，成為了新香蘭的一份子。

新香蘭裡的青少年們，和我們一樣，都有電腦、MP3、吉他……但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擁有更多的機會體驗與繁忙都市般不一樣的生活。從小，他們就學會如何自給自足，學習一個族人該有的典範、語言，參與部落中的祭典、活動。在部落裡，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沒有壓力、沒有緊張、沒有時間的束縛；特別的是，部落裡的青年教育，讓青少年更有勇氣、更有毅力的去做任何一件事，讓部落的青年們散發出不同於都市小孩的氣息。看到五、六歲的小孩在樹上爬，好幾次都差點摔下來，他們卻依然一點也不在乎，在一旁的我都嚇的捏了一把冷汗呢！從孩子們身上看到了的天真、活潑、好動，大人們不會害怕他們是否會發生危險，而是讓他們隨著自己的喜好，豐富屬於自己的童年時光。

或許就是因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長大，部落裡的每個人，從不把我們當成觀光客，而是以對待家人、朋友的方式，以熱情、親切的態度，讓我們擁有不一樣卻又充滿溫馨舒適的生活。就在要與新香蘭道別的那一刻，紅著眼眶的我，心裡深深的愛上了這裡的每一樣人事物，或許兩天的時間不算太長，但卻讓我們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最永恆、最與眾不同的回憶。



1. 親暱的阿銳哥始終不看鏡頭。

價值·團結·親密 與部落少男少女的對話。

文 | 衛理女中 校刊社 莊茵祺 圖 | 中山女中 攝影社 林明億 採訪 | 林明億、莊茵祺

在這純樸的部落，幾聲充滿童稚的嬉鬧聲讓原本寧靜的午後變得活潑可愛，相較於都市繁湊的腳步，新香蘭部落裡的少年、少女、男孩、女孩，悠遊自在的樣子，羨煞我們兩個來自台北的都市佬。

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在部落中，行經馬路，恰巧遇到一群在玩鬧的小妹妹們身旁，我們兩個硬擠出僵硬的微笑試著走向她們，可是總是走一步退兩步，踟躕不前，最後選擇不爭氣地躲在牆後窺視她們，然他們自然不造作的歡樂氣氛卻仍感染了我們，過了五分鐘，原本在馬路上一同玩耍的女孩們，一同走到一間房子裡，而我們當然也不例外的偷偷摸摸地「尾隨」她們，女孩們似乎也注意到我們的存在，此時一位小女孩很熱情的洋溢著笑容和我們SAY HI，而我們卻被這突如其來的問候嚇著了，我們想或許是因為在都市中若遇到陌生人，即使對方釋出友善我們也還是會對那人起疑心，在都市生活的習慣來到純樸的部落依然運轉著。那溫暖的笑容漸漸感染了我們，我們也跟著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微笑，釋出善意，於是我們漸漸的和這群十一歲左右的女孩們交談起來，她們與我們分享在這個階段（十一歲左右）女孩子在祭典時通常是擔任發水、發檳榔、

2



2. 在這條大馬路遇上那群女孩……

編頭圍（祭典時用的）的工作，隨著年齡的增長，上高中後就升上了另一階段——女武士。雖然在部落裡女孩子沒有男孩子所謂的成年禮，但從她們大而亮的雙眸中透露出對成為女武士的期待與嚮往。聊了一陣子，他們的媽媽回來了，我們也不方便再叨擾，因此便就此打住談話，結束了短暫又快樂的友誼。

之後我們走回青年會所（當地青年聚集地），訪問了這三天來一直照顧我們的哥哥——阿銳哥。

阿銳哥現在十八歲，在部落裡是屬於三不管^①的階段。在部落裡只要年紀差不了多少的青年我們都會用哥哥來稱呼，很是親切！

一開始要我們叫出哥哥還真是有點困難，畢竟還沒認識多久，感覺每叫一次都會有點兒彆扭，而部落的少年倒是很習以為常的樣子，都叫我們妹妹，不過隨著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好像也漸漸習慣稱他們為哥哥，或許是因為他們照顧我們真的就好像在照顧自己的親妹妹一樣細心、體貼，而也確實地感受到他們的這份熱情！

部落裡的人們是這麼的大方又熱情讓我們大為感動，而他們相對於都市就像是一個小小的與世隔絕和樂王國很緩慢悠閒地過每一天，不高興時唱唱歌也就漸漸釋懷，沒有都市的惡性競爭沒有都市人的功利主義，只有以誠待人的心。再回台北的歸程中，心中的旋律依然飄揚著……拉阿拉阿～衣～一優喔阿衣……

① 部落青年的階級有小刀幫、斧頭幫、三不管和砍咱，小刀幫和斧頭幫是隨者年齡的增長而升上位階，而三不管與砍咱則是看做事能力與否和態度來決定夠不夠格晉升下一級。



當太陽升起在拉勞蘭

圖／文 | 前鎮高中 攝影社 呂明柔，羅東高中 暫零壹社 楊心荷



1



2



3



5



4

1.2.3.拜訪約翰哥哥的橘子園，體驗採橘子的辛苦。
4.部落耆老戴爸
5.部落裡的植物充滿生機。

「拉勞蘭」，意思是當太陽升起時，第一道晨曦所照射的地方。

部落生活第二天，在迎接了我們在拉勞蘭的第一道曙光後，我們乘上了「大鐵腳」的後座。經歷了產業道路的蜿蜒和沿途美景的震憾，在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停下

的那時，我們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滿山坡的橘樹，在那靜靜佇立等待著我們。

從主人約翰的口中得知，這片位在山腰上的橘園，是部落的農民們跟著市場的潮流所擴大種植的產物。但是隨著種植的熱潮因為市場價格的問題開始漸漸退燒，果

園裡纍著豔橘果實的景象已不復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又一棵覆著白色保護的釋迦樹。

早在日據時代以前，這裡的住民們便倚靠著得天獨厚的環境，開始種植稻作。數百年來，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他們珍惜著來自祖靈們的賜予與庇護，勤奮的工作餵養自己和族人。

但隨著社會的變遷，住民們被迫離開了祖居地，原先種植糧作的土地也改種成了高經濟價值的蔬果。而如同其他地區一樣，部落農業也面臨了人口逐漸流失、高齡化和產業萎縮的問題，而在這背後所伴隨的是：那些傳承自祖先們代代累積的農業經驗與技術，也在不知不覺中流逝。

「部落的年輕人若是想要再開始，要一

步一步從頭來了。」部落裡的耆老——戴爸，語重心長地說。時代的洪流衝擊了部落的產業結構，要單只靠農業支撐一個家庭不再是容易的事。為了生計，許許多多的住民們選擇離鄉背井到外地打拚；人口的流失與外來的競爭壓力，促使了相對高經濟價值的精緻蔬果農業蓬勃的發展，部落的傳統農業卻在漸漸式微。

從小米到釋迦，這塊豐饒土地上的住民們，順應著社會的發展向前不斷行走，卻也在路途中不知不覺意外落下了一些傳承已久的智慧與經驗。

近十餘年來部落住民們意識抬頭，開始著手進行部落文化復興與傳承的工作，期盼有一天，當晨曦又照射到「拉勞蘭」之際，能再見那片蒼翠豐饒。



祖靈的憤怒——被侵占的祖居地

圖／文 | 北門高中 北中青年社 洪維君



1

1.單一樹種相思樹林。

清新舒爽的微風、溫暖和煦的金陽，現在，我站在這裡，站在我居住地臺南的另一端——台東排灣族拉勞蘭部落（也稱之為新香蘭部落）。

在還未踏進這一片擁有獨特原住民文化、最能映照出台灣本土特色的地方時，我的心中充滿好奇與遐想，那裡會是什麼樣子呢？

會有漫山遍野的小米嗎？會有橫衝直撞的山豬嗎？會有滿佈山林間的陷阱嗎？會有手拿弓箭在狩獵的原住民獵人嗎？會看到一個個建於深山之中的原始部落嗎？直到到達目的地，才為我一連串疑問與幻想解答。

兼有原住民傳統文化建築，與現代鋼筋水泥樓房，位於山腳下的拉勞蘭部落並非我

所想的，居住在茅草屋或是石板屋中。他們種植的，也並非只有小米，同時也栽種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橘子、釋迦等。穿著方面，也不再整天身穿傳統服飾、頸戴獸牙項鍊、頭冠長羽帽飾。或許當我們看到這些，有人會認為他們幾乎已經被「同化」的幾乎與都市人沒什麼兩樣了，但事實上，面對漢、日兩族文化的強勢入侵，與迅速猛烈的時代變遷，原住民的文化並非因此迷失在洶湧複雜的浪濤中，而是如長青古樹，不屈不撓的矗立在凜冽寒風之中，依然保有其珍貴無比的瑰寶。在明顯的漢化外表下，是遠古祖先流傳下來的精神和歌謡，至今，仍一直一直傳唱著，未曾隱沒於時光洪流。

在這個部落裡，我雙眼所見、兩耳所聞、心中所感的，都與我生長的環境有很大的不同。我並非在都市裡成長的孩子，不是居住在被高樓大廈、車潮人潮填滿的地方，但徜徉在山野林間，體驗「原始」的露營生活，都是我從未有過的經歷，因為即使是像我這樣住在較為鄉間小鎮的孩子，平常大多也只能「宅」在家裡，或讀讀書、或打打電腦、看看電視，我們自己將生活拘束在四面雪白的水泥牆之中，不曾想過要跨出步伐，走出家門。或許有人會問：難道那裡沒有溪流或農田讓你們暢遊、嬉戲嗎？其實有的，但溪流中常會看到許多漂流的垃圾、雜物，而農田大多也已休耕，滿佈雜草或是完全荒蕪了無一物。我們漸漸變得和都市的孩子一樣，失去親近、悠遊大自然的條件。而在拉勞蘭部落的日子，才讓我拾回這我們原本應有的，與自然唱和的機會，享受到這些珍貴難得的體驗，因為部落，我與大自然的距離被拉近到鼻間相對的咫尺，得以聆聽它輕聲的呢喃（當身在無現代文明沾染的山野間時，你便能清晰聽見細微的或蟲鳴、或鳥叫，還有夜風吹拂樹葉的沙沙聲）。

太陽的熱度漸漸消散，渲染天際的明黃逐漸被墨黑取代，夜晚在不知不覺中，悄悄降臨。我們一行十幾個人來到部落的後山上，忙碌的準備紮營所須的種種事物，例如生火。在山林間就地取材，尋找可用的材料，並且運用所有無論是自然或物質條件來生火，唯一使用的文明器具大概只有打火機，不過好笑的是，有些人還不會使用呢！以上這些，都是我們這群用慣瓦斯爐、電鍋、微波爐等科技電器的人不曾嘗試過的。努力了一會兒，我們好不容易找來一堆乾柴要嘗試生火，但那橙黃色一直如害羞的少女般，不肯露臉，就算最後終於有跳躍的紅焰顯現，但很快卻又如天際流星，倏忽即逝。啊！感覺非常挫敗。在一陣手忙腳亂與講師悉心的指導之下，火苗才慢慢探出頭來，我們心中的喜悅、成就感也如那炙熱的火焰般，越燃燒越興盛。然而，原本滿溢心懷的快樂，在聽我們領路人兼講師「莫哥」訴說拉勞蘭部落祖居地——Muligaw（意為：地勢低窪之地）的遭遇後，漸漸染上不可遏止的憤怒。

Muligaw其實就位在營地的旁邊——是一片突兀的種滿單一樹種「相思樹」的低窪林地，在一條道路的兩邊，竟有截然不同的林相（一邊為較原始的樹林，另一邊則是單一的相思樹林），這怎能不教人驚詫錯愕呢？這極大的反差、怪異的景象，在在清楚明白的指出一項事實——這裡，早已經經過人為改造。事實上，在民國初年，國民政府遷臺後不久，這裡就被林務局狡詐的設下陷阱侵占了。那時，正值風雨飄搖的時代，國民政府不敵中共政權，被迫撤退來臺。在這樣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急需大量資金發展經濟、國力等，與對岸中共相抗衡，所以，他們決定種植十年即能長成大樹的相思樹，因此政府開始大量砍伐破壞原始樹林，在海拔



2



3



4

1000公尺以下（海拔1200~1800公尺種植柳杉），大面積栽種此生長快速的樹種，大量出口以獲得利潤。相思樹體「硬」，不適合用來製作家具、地材等，大多都只用來製作印章，實用性其實不高，正因如此，在臺灣經濟起飛之後，它很快就被淘汰了，然而其遺留下來的種種惡果，深深傷害了臺灣的自然生態，造成難以磨滅的傷痕。

在如巴西、東南亞等地，會劃分一大片熱帶雨林地區標給廠商，廠商們會將分到的與林區砍伐精光，以開闢成牧場或種植「單一」熱帶作物（例如棕梠），在其牟取暴利的同時，卻造成生態浩劫。而國民政府那時所作所為，與這些國家令人髮指的惡行其實並無二樣。當一個原本充滿各式各樣、豐富多姿的自然景觀的林地被破壞殆盡，改種植單一作物時，大量動物會失去其原有的棲息地而瀕臨絕種，甚至走向滅亡。花草樹木等植物，也因被完全毀滅，在自然舞台中消失。生物多樣性會因此減少，嚴重的話更會影響全球生態的平衡，造成世界性的大災難，這樣的連鎖效應，是我們應該警醒注意的。究竟臺灣林地被破壞的程度為何呢？有一個數值是這樣的：在海拔約2000公尺以下，幾乎已經看不到真正純粹的原始森林了！

排灣族拉勞蘭部落早在政府遷臺的四百年前就定居在Muligaw了，但為了利益，林務局利用原住民的善良單純，以奸詐的陷阱，欺騙、剝削、掠奪他們，林務局巧立名目，給他們按上一個「盜用公有土地」的罪名，將他們趕至山下，離開自己的祖居地。試問，當我們被迫離開原本熟悉的家園時，心中會是何等的悲傷淒涼呢？將心比心便能明白那時他們心中的痛苦無奈。最過分的是，當相思樹不再有利用價值時，政府竟然欲利用Muligaw天然的低窪地勢的條件，打著可惡卑劣的算盤，計畫將其改建成「垃圾掩埋場」！搶奪原住民的祖居地、抹滅其祖先生活痕跡的作為已經讓人憤怒不已了，政府還變本加厲想要徹底摧毀本就被他們嚴重破壞的生態、林地，將汙穢惡臭的垃圾傾倒在乾淨的土地上，汙染早已傷痕累累、體無完膚的祖居地，這，簡直是人神共憤！假若我拆了你家，還在那裡堆滿骯髒的廢物之類的，你作何感想？幸好，拉勞蘭是很堅強、很團結的！他們不再讓步、退縮了，而是以堅忍不拔的心，站出來，勇敢對抗龐大的政府勢力、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奪回土地所有權，他們是英雄、是勇士，即使那力量可能如燭火般微渺，但它的火焰還是有熱度、還是能照亮前方的路！在與政府打官司

2.原始樹林與遭受破壞的祖居地Muligaw的對比。

3.祖居地Muligaw的低窪地勢。

4.講師老莫。

的過程是很艱辛的，他們也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但結果卻讓人遺憾悲傷——拉勞蘭這方敗訴。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將拉勞蘭祖居地Muligaw改建成垃圾掩埋場的計畫停擺，可以不用擔心神聖的祖居地再度受到嚴重的破壞了，這應該是一個小小的收穫吧！

原住民在臺灣這片土地生活非常之久，他們的「根」，扎得很深，緊緊的抓住寶島。他們對這片土地珍愛的程度與深濃的情感，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而那時的國民政府，基本上可以算是「外人」或是「客人」，不過政府沒有給原住民基本的尊重，而是喧賓奪主，以強硬的政策迫害他們。或許是為了國家發展、國家利益，可是在政策的制定上是否能較有「人性」一點，而不是如此冷血無情呢？我知道，當初傷害拉勞蘭的政府已是過去式了，然而他們的傷痕還在，人民遭受不平待遇的事件也沒有消聲匿跡，這個部分是現在政府應該引以為警戒的。其實我認為，在國家利益與人民權利之間，一定有一個基本的平衡，或許那個平衡並非兩全其美、無法使兩方皆大歡喜，但最少最少，能給彼此一些喘息的空間，而不是壓得死死

的。我也知道，天下並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可政府只要小小的讓步，就不至於帶給人民太大的痛苦，何樂而不為呢？我們這些旁觀者，在心裡痛惜原住民或是其他遭到傷害的族群、人們的遭遇時，不妨付出一點點行動，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屆時我們微小的關心將會匯聚成浩浩長江，足以協助他們取得應有的權利。

在拉勞蘭生活的日子我學到了很多，像是有關於原住民的常識，或是在山林間生存的技巧，最重要的是——我學到如何「尊重」！在那裡，我調整了對於不同文化的態度，拋卻預設的立場，不再冒失無禮、單刀直入的直接向他們探詢我想知道的答案，而是將一切建立在「友情」的基礎上。不用一般記者專業卻冰冷的訪問方式，我們用對朋友關心的心情，去了解、接觸他們。經過這次花東故事報導營的洗禮，不論見識或者心性都有所開拓，不再狹隘得只看眼前粗淺的表面。在此報導的最後，我要誠摯感謝教予我這麼多的講師——「莫哥，謝謝你」。



一趟無法忘懷的旅程。 PRECIOUS · 價值

圖／文 | 中山女中 攝影社 林明億



1



2



3



4



5



6

生活在都市中的我，總是習慣跟著時間走，每段時間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忙碌，學校的老師也會交代今天必須完成的作業，然而這四天的旅程，沒有時間表的旅程，沒有了緊湊，多的是與人之間相處合作的態度。

以前的我總是懷著不安的心情做著每一件事，害怕無法如期完成工作，害怕自己被取代，每一天都將自己龜縮在角落，然而這趟旅程的第一天晚上的聲音訓練——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讓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名字的歸屬以及——我的存在。我與其他七位女孩對著山谷用盡全力地喊出自己的名字，從這一刻起，我們就是新香蘭的一份子。

「嘿……新香蘭！我來了！我是林明億。」

我們乘坐大腳車到了部落的路口，接著安靜地走下斜坡，隨著腳步的推移，在靜謐的夜，我聽到了動物的聲音，我懷疑我有多久沒聽到大自然的聲音了？在此時，我也聽到了自己的呼吸與心跳聲，我告訴自己：「不要害怕、不要懷疑，妳是最棒的！」心

情逐漸平復，但心依然激動地跳躍著。

第二天早上，隨著部落的人到了教會，在儀式開始之前，我看到許多小孩在教堂裡玩耍著，他們不是一家人，卻又如同一家人般如此親密，這種關係令我羨慕，也懷疑我也能夠像他們一樣與別人毫無心機地玩耍。儀式開始了！部落裡的人也逐漸聚集，在這裡大家一同合作、一同祈禱、一同祝福彼此，心情如聖歌一般平靜，儀式也隨著悠揚的歌曲來到了尾聲，大家不馬上離開，而是多留了一段時間，與其他人聊聊天，彼此談心著。

第二天下午，我們隨著莫哥（帶領我們的人）來到了山林裡，晚上我們便在這裡紮營。我們沒有都市的裝備，但有兩片藍白大帆布；我們沒有完備的炊具，但有兩個古老的大鍋子；我們沒有火種，但有隨地可拔的枯草，在這裡我們學著自己生火、學著與大自然相處。那天晚上，大家圍著火席地而坐，我們不坐在墊子上，坐在草上、泥土上，一群人開心的聊著天、跳著舞、唱著

歌，無拘無束，那天晚上，天空是我們的屋頂，樹木是我們的柱子，在每天星斗的祝福底下甜蜜地沉睡，期待與害怕第三天的來臨。

第三天下了山，有許多的自由活動期間，我到了青年會所，與部落的小孩玩耍著，有一個小男孩對我說：「姐姐，我可以跟你借相機嗎？」我毫不猶豫地將單眼借給他，男孩開心地到處拍照，我心中難免擔心著我的相機，但後來我卻發覺到自己的擔心全都是無意義的，男孩開心地玩著相機，但卻不會任由相機到處亂撞，而是細心地拿在手上，相機隨著他到處嬉戲、遊玩。

在部落短暫停留的兩天，有歡笑、有淚水。如今我們與部落分隔兩地，但在心中、

在心中依然有著「新香蘭」的一塊地，我說過的：我們是新香蘭的一分子，不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部落的歌依然留存在我的心中。

那～嚕～灣，那一呀阿呢呀喔，唉呦～衣……四天沒有行程表、不需要時間的旅程中，我心中總會有許多疑問，但在最後我得到了答案——不要害怕，妳只要堅持自己覺得對的事物。

「新香蘭，後會有期……。」

「親愛的，只有一次機會，大聲喊出妳們的名字……1、2、3！」

感動只能體會而不能口述……

在這裡，我感受到了……



拉勞蘭的薪火

文 | 台南一中 閃閃媒傳社 陳怡蓁



一抵達拉勞蘭部落，Sakinu大哥要我們手拉著手圍著營火唱歌跳舞，在山坡上對著漆黑的大海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們不明所以的照做，但初到的我們步伐如此僵硬雜亂，聲音如此緊張。我不知道是否其他人也和我一樣，一心只想著要如何喊得比別人大聲。在我們一個個聲嘶力竭後，Sakinu大哥卻說：「這就是聲音的力量，有穿透力，有嚇阻力。如果這是你最後一次喊救命的機會，你會喊這麼小聲嗎？」

拉勞蘭的第一堂課

在漆黑四周瀰漫煙燻味的當下，在微微的火光中，在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氛裡頭，來不及細細咀嚼的我只能弄懂一件事：在一心一意努力想把聲音喊大聲的同時，喊出的聲音連我自己都聽得到畏懼，緊繃而膽怯，聲

嘶力竭卻微弱而無力。Sakinu大哥要的或許是：拋開其他的想法，與其怕自己喊的不夠大聲，不如卸下心防，對著廣闊漆黑的海，勇敢的告訴全世界自己是誰，讓真實的我從聲帶被釋放出來。

或許很多人都是，要理直氣壯的說出自己的名字，大聲告訴別人自己是誰是那麼難。要面對所有事所有人所有困難之前，或許該先學會面對自己。為什麼要害怕的呢？為什麼要膽怯呢？承認自己是誰，誠實的以自己的身分做任何事面對任何人，為自己負責任。或許這叫做，自我認同，我在拉勞蘭部落學到的第一課。

我不知道是否在這裡的孩子都接受過這麼樣一個訓練，但我想這就是這文化想給孩子們的東西之一吧。後來才從哥哥們的口中得知，排灣族的拉勞蘭部落一直和阿美族、漢

族混居，他們唱著阿美族的歌，跳著阿美族的舞長大。近年來，他們開始產生自我認同的疑惑：「為什麼我要跳阿美族的舞？我明明是排灣族？」於是他們開始一步步重建自己的文化，而建立了青年會所。

第一次踏入青年會所，女生們必須按年齡排好。按規定，在祭典期間女生甚至是不能入內的。這樣嚴肅的規範讓我不禁懷著敬畏的心情。會所裡頭擺著許多我在博物館才會看見的『文物』。不同的是，莫哥說這裡每樣東西都真正屬於擁有它們的主人，他們真的被使用著。會所的中央在夜晚會燒著可以用來取暖的柴火，讓整個會所一直瀰漫著一種煙燻味。

但是青年會所，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地位？我想，會所是他們長大學習的地方，是凝聚拉勞蘭青年的地方。他們在青年會所裡學會自我認同，學會信任，學會尊重，學會找到自己是誰，自己是屬於哪。阿銳哥哥說：「在會所和在獵人學校學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在會所學到的東西太多太多了，說不完。要說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吧！」

在四天的營隊裡，我真的可以體會到，他口中的『大家一起』。在青年會所裡，他們稱呼彼此哥哥、弟弟，他們就像一家人，弟弟跟著哥哥學習，傳承的意味十分濃厚。而在這四天當中，他們也叫我們妹妹，也要我們跟著叫哥哥，他們也把我們當家人。我想，這就是我們能收穫這麼多的原因吧，我們也像其他部落青年一樣跟著哥哥們學習，一起在青年會所取暖、成長。

我們跟著哥哥們上山，學習生火，學習圍著營火唱歌、跳舞。對我而言，這真的是一次很特別很奇妙的經驗。整晚，我們圍著營火唱歌跳舞。映著昏黃的火光，每個人的臉柔和起來，大家的眼睛都閃閃發亮。踏著穩定的步伐，盡情的放聲唱歌，那一刻，我彷彿可以感覺到一股力量在凝聚，屬於我們這

幾個人的，以那發光發熱的營火為中心，某種東西正在迅速膨脹，讓夜晚的寒風中我的心裡依然溫暖。

或許拉勞蘭的青年們就是在這樣渾厚歌聲與穩定的舞步中長大的，所以他們才能唱出那麼清亮有力量的歌聲。哥哥們在唱歌時，是全神投入的，他們的表情如此真誠乾淨，他們就活在那歌聲當中。他們的歌聲是有生命力的，雖然我聽不懂他們的母語歌謠，但我能感受到那是他們的歌，他們在唱自己的歌，他們是如此的熟悉，比起我們，哥哥們唱起來就像天生就被賦予唱這些歌的能力，那麼自然，那麼的發自內心。

我想，正是因為手拉手圍著營火唱歌跳舞所造成的奇妙化學變化，凝聚起他們的向心力吧！那種感動很原始很單純很乾淨很直接，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卻那麼的有凝聚力，那麼有力量，那麼神聖偉大而溫暖。累了就坐下來聊天，分享彼此的收穫心得，聽哥哥們講故事。有多少傳承就在這溫暖的營火堆旁一點一滴的進行著，感情也因為這一次次的積累深厚得把大家緊緊的綁在一起。

和自己友好 和大地友好

在營火堆旁，我記得阿中哥跟我們說：「他們(指拉勞蘭的青年們)或許不會讀書，但是如果原住民這科，他們早就是博士碩士了！」我想部落裡學到的東西真的和我們在學校學到的很不一樣吧。我記得曾經在文章中讀到Sakinu大哥說過：「現代的人，太強調知識、文字與頭腦。變的頭重腳輕，而忽略的親身的經驗。」在這裡，我看見小孩子們自由自在的爬樹，那天真無邪的笑容裡完全沒有一絲害怕，反而放開心胸的擁抱大自然，毫無拘束的探索這個世界。比起初到時我們聲音裡的緊繃和膽怯，我想他們更懂得怎麼跟大自然相處，怎麼和自己相處，並這麼教育他們的孩子。



小米姐說，豐年祭時所要用的棚子每年都是青年們自己上山取材自己搭蓋的，每年都會拆掉隔年重蓋。這麼大費周章其實就是為了把那些上山時所需要的技能傳承下去。我想除了傳承之外，在這些工作當中，青年們所培養的默契還有其他更多看不見的收穫與學習是無法計算的吧！

下山前，我們去向Sakinu大哥的爸爸學編手環，他告訴我們拉勞蘭部落遷移的歷史和好多好多關於拉勞蘭的故事。他佈滿皺紋的臉上表情是那樣認真，他生活得好認真，他和大自然做好朋友，和世界作好朋友。看著他熟練的編著手環，我深深覺得他身上一定還有好多除了編手環以外的知識和智慧，更多無法言傳只能意會的東西值得去學習值得一直被傳承下去。在部落裡學到的東西真的不是可以用文字說明的，只能親身體驗才能用心去感受到。

血液裡的拉勞蘭

成果發表那天，莫哥和哥哥們穿著傳統的服飾特地來看我們，這真的感動了我。那是一種尊重，不，比尊重更多，像是家裡的女兒要畢業了，爸爸慎重的穿上最體面的西裝來參加畢業典禮一樣，他們真的把我們當家

人。在最後，我們每個人輪流上去擁抱莫哥。其實那時的我是膽怯的，甚至是敷衍的，因為大家抱我才抱。因為我還沒真正卸下心防，因為我還沒把莫哥當家人，但就在我怯生生的靠近莫哥時，莫哥卻給我一個好扎實好扎實的擁抱，好溫暖，好有力量。在莫哥，在哥哥們身上，我學到原來人是可以這麼真誠的，這麼熱情的，把外來的不認識的人當家人。

莫哥他們說：「我們並不指望我們真的都會回部落，但是只要十個中有一個，他們的付出就不是白費。或許我們會把在這裡看到學到的告訴家人朋友，就這麼推廣出去。」不管如何，他們都全心全意的為部落服務奉獻，在此也再次看到他們強大的向心力。也深深的覺得自己在這裡真的得到太多回饋得太少太少了。

這四天，我不敢說我因此而真的有了什麼明顯的改變。但我確定，我在哥哥們身上學到了好多好多，也傳承了一些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在我身體的血液裡流著。

